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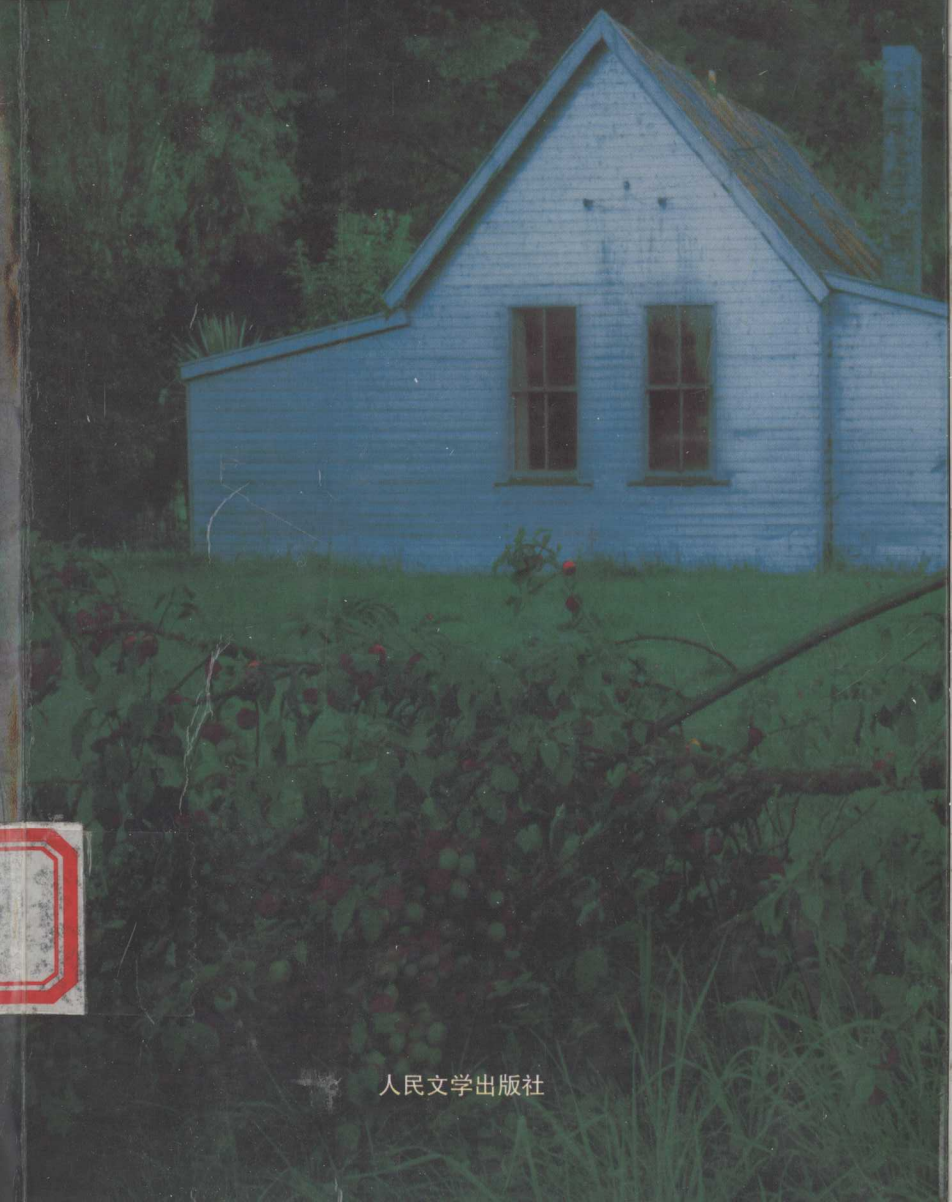
Agatha
Christie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Crooked House

怪屋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史晓洁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561.45
K656-56.2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Crooked House

怪屋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史晓洁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7-4634

Agatha Christie

CROOKED HOUSE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
Copyright © 2002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屋 / (英) 克里斯蒂著; 史晓洁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 11

ISBN 978-7-02-006486-1

I. 怪… II. ①克… ②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1916 号

责任编辑: 苏福忠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怪屋

Guai Wu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史晓洁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50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

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978-7-02-006486-1

定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、最受关注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前 言

本书是我自己特别喜爱的一本书。我已经想了好多年,不断地构思,不断地谋划,我对自己说:“将来有一天,等我有了足够的时间,想要好好地娱乐一番的时候——我就要开始写了!”我觉得,一个人的作品当中,每五本用于谋生的书中才有一本是作者真正开心地去写的。《怪屋》纯粹是为消遣。我常常想,读者能否分清一本书到底是为艰难的谋生或者只是消遣之作?有人不止一次对我说:“你这么写啊写的,一定很开心吧!”本书绝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:性格刻板的人物、毫无意义的情节粘连以及矫揉造作的对白——或者你自己想象的那种谋杀情节。不过,或许作者并不是其作品的最佳评判者。既然大家都喜欢《怪屋》,于是我有理由相信,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书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到利奥尼兹家族的——他们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接着,跟托普西^①一样,“他们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”。

我觉得自己只是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^① 托普西(Topsy)是美国小说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中的一个被卖作奴隶的黑人小女孩。托普西说她不是 made,而是 growed,于是,grow like Topsy 就成为一种流行表达方式。

第一章

我头一次遇见索菲娅·利奥尼兹是在埃及，当时战争已接近尾声。她在驻埃及的某个外事部门担任一个相当高的管理职位。我第一次跟她打交道是由于公务，我很快就发现她的办事效率极高，正是这种效率使得她年纪轻轻（当时她只有 22 岁）就能坐上那个位置。

除了外表平易近人之外，我还欣喜地发现，她头脑清晰、冷静而不乏幽默。我们逐渐熟悉起来。她是个非常随和的女孩，我们一起进餐，偶尔去跳跳舞，相处得十分愉快。

这些我一直都知道，但直到欧洲战争即将结束，我将奉命前往东方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了另外一件事——我爱上了索菲娅，我想跟她结婚。

发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正在撒费尔德饭店用餐，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震惊，反倒像是意识到了一个长期以来早已熟知的事实。我用新的眼光来打量她——但我所看到的都是早已熟悉的。所看到的一切让人赏心悦目：前额上傲然跃起的黑色卷发、明亮的蓝眼睛、斗志昂扬的结实下巴以及挺拔的鼻梁。我喜欢她身上那剪裁得体的淡灰色制服和清爽的白衬衫。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神清气爽的英国人，让我这个三年未踏上国土的英国人倍

感亲切。我想,没有人会比她更有英国人的味道——确切地说,我当时甚至在想,其实我是突然怀疑,她是不是或者说可不可能,像她的外表那么具有英国味。现实中的事物能像舞台表演中的那么完美吗?

我发现,虽然我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谈了很多:谈各自的思想、喜恶、未来以及大家的亲朋好友,但索菲娅从未提起过她的家庭或亲人。她知道我的一切(如我之前所说,她是个很好的听众),但对于她,我却一无所知。我猜测她的家庭背景很普通,不过她从未提起过。而在此之前,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。

索菲娅问我在想什么。

我诚实地答道:“你。”

“我知道,”她说道。听她的声音,仿佛她真的知道。

“接下来的好几年,我们可能无法见面,”我说:“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到英格兰。但等我一回来,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你,请你嫁给我。”

她听了这话,眼睫毛都没眨一下。她坐在那儿,抽着烟,不看我。

有那么一会儿,我担心她没理解我的意思。

“听着,”我说:“有一件事,我决意不去做,就是请你现在嫁给我。那种事无论如何行不通。首先,你可能会拒绝我,然后我会悲惨地离开,或者找个可怕的女人来弥补我的空虚。就算你不拒绝我,我们又能怎么样呢?结婚然后马上分居两地?订婚而后开始漫长的等待?我不能让你受那种苦。你或许会遇到别的男人,但又觉得要

对我‘忠诚’。我们得整天生活在一种度日如年的狂躁氛围中；在我们的身边，谈婚论嫁的、谈恋爱的人们分分合合。我倒希望你能自在地、无牵无挂地回到家中，关心你身边发生的事、重新审视战后的新世界，看看你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。索菲娅，你我之间的感情一定是永恒的。我不喜欢任何其他类型的婚姻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索菲娅说。

“但另一方面，”我说：“我觉得我应该让你知道我……呃……我的想法。”

“但是不能用过于煽情的表达方式？”索菲娅低声道。

“亲爱的——你怎么不明白？我已经尽量不去说我爱你了……”

她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我很明白，查尔斯。我喜欢你这种有趣的办事方式。等你回来以后，你可以来找我……如果你仍然想来的话……”

这回是我打断了她话。

“那毫无疑问。”

“什么事都有拿不准的可能，查尔斯。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首先，你对我并不了解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甚至不知道你住在英格兰的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住在斯文里山庄。”

听她提到伦敦那个著名的远郊地区，我点点头。该

地区拥有三个非常棒的高尔夫球场，是专为城里的金融家们兴建的。

她沉思着轻声补充道：“一座小怪屋里……”

我当时一定显得有点惊讶，因为她似乎给逗乐了，还引用了一句名言来详细地解释：“‘所有人都一道住在一个小怪屋里’，这就是我们。其实也并非真的是那样的小屋子，不过确实很怪——采用了半木质架构，外加山形墙！”

“你生在一个大家族里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”

“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、母亲、父亲、伯伯、伯母、祖父、姨妈还有位继祖母。”

“天哪！”我惊呼一声，接着有些不好意思。

她笑起来：“当然了，我们原本并不是住在一起的。是战争和空袭使大家来到一起——不过我不知道，”——她皱皱眉，沉思着——“或许从心理上，整个家族一直生活在一起——在我祖父的照看和保护之下。我祖父真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他年过八旬，身高约四英尺十英寸，但是其他任何人在他的身边都显得十分卑微。”

“听起来他很有意思。”我说道。

“他是很有趣。他是希腊人，从土耳其的士麦那来到英国的。他叫亚里斯提德斯·利奥尼兹，”她眨巴着眼睛补充道，“他非常有钱。”

“等到战争结束，还有谁会有钱呢？”

“我祖父会，”索菲娅肯定地说：“任何‘盘剥富人’的把戏都不会对他产生丝毫影响。他反倒会大捞一

笔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补充道，“你是否会喜欢他？”

“那你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爱他胜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人。”索菲娅说道。

第二章

过了两年多,我才回到英格兰。那两年多可真不好过。我给索菲娅写信,也经常收到她的回信。她的来信跟我的一样,都不是情书,而是好友之间的通信——谈论各自的观点和想法,对日常生活的动向进行评论。然而,我知道,就我而言,而且我相信对索菲娅来说同样如此,我们彼此的感情已逐渐加深和增强。

九月里的一天,我返回英格兰。傍晚的阳光下,树上的叶子呈现出一片金黄色。天空中吹起阵阵微风。我从机场给索菲娅发了封电报。

“刚回来。今晚可否一起进餐? 马里奥餐厅,九点钟,查尔斯。”

几个小时之后我坐着翻看《泰晤士报》,浏览着“出生、结婚及死亡专栏”,突然我的视线被利奥尼兹这个名字吸引住了:

九月十九日,斯文里山庄,三墩山墙,亚里斯提德斯·利奥尼兹,布伦达·利奥尼兹至爱的丈夫,于88岁高龄去世。沉痛悼念。

下面紧接着又有一条讣告:

利奥尼兹——亚里斯提德斯·利奥尼兹在其寓所,斯文里山庄的三墩山墙,突然去世。他

亲爱的孩子及孙辈沉痛悼念。悼念者可向斯文里山庄的埃尔德雷德教堂敬献花圈。

我觉得这两则讣告非常古怪，似乎有点欲盖弥彰的感觉。但当务之急，我最关心的还是索菲娅。我马上给她发了第二封电报：

刚看到你祖父的死讯。深感遗憾。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。查尔斯。

六点钟，索菲娅的电报发到我父亲的住所。电报中称：

九点钟，马里奥餐厅见。索菲娅。

想到又要见到索菲娅，我既紧张又激动。时间过得真慢，简直叫人发疯。我提前二十分钟坐在马里奥餐厅等着。索菲娅本人只迟到了五分钟。

再次见到一个许久未见、但心中时常挂念的朋友的场面总会叫人觉得震惊。当索菲娅终于穿过拉门走进来时，我们的见面似乎一点都不真实。她穿着一身黑衣，奇怪的是，她的这身打扮让我感到很吃惊。很多其他女人也穿着黑衣，但给我感觉那肯定是在服丧——让我惊讶的是，索菲娅竟然真的身着黑衣——哪怕是为了近亲。

我们点了鸡尾酒——然后找到餐桌。我们兴奋地交谈着——追溯在开罗的时候认识的老朋友们。这样的谈话有点做作，但让我们褪去了一开始见面时的尴尬。我对她祖父的去世表示同情，索菲娅轻声说此事来得“太突然”了。接着我们又开始叙旧。我开始不安地觉得有些

不对劲——我所指的“不对劲”并非刚开始见面时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尴尬。索菲娅本人肯定有什么不对劲，她肯定出了什么事。难道她要告诉我她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个人，他对他的喜爱之情更甚于对我？还是说她对的感觉一直以来“都是个错误”？

不知何故，我又觉得不会是那样的——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之间那种不自然的谈话仍在继续着。

接着，当侍者把咖啡放上餐桌，躬身离开后，情况突然间发生了转变。跟以前一样，我跟索菲娅一起坐在餐厅的一个小桌子旁；多年的分离似乎从来不曾发生过。

“索菲娅，”我说。

她马上说：“查尔斯。”

我放松地深深呼吸一口气。

“谢天谢地，总算结束了，”我说：“我们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或许是我不好。我很傻。”

“但现在好了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好了。”

我们相视一笑。

“亲爱的！”我说道，“你再过多久可以嫁给我？”

她的笑容消失了。她的“不对劲”，无论是什么不对劲，又出现了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不敢肯定，查尔斯，我能否嫁给你。”

“可是，索菲娅，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你觉得我是个陌生人吗？你需要时间来重新熟悉我吗？你有别人了吗？不……”我突然停下来，“我真傻。根本没有那种事。”

“对，不是那样，”她摇摇头。我等着，她低声道：“是因为我祖父的去世。”

“你祖父的死？但为什么呢？那到底有什么分别？你不会认为——当然你不知道——是因为钱吗？他什么遗产也没留下吗？但是肯定，亲爱的……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，”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，“我想你会很乐意地像常言说的那样‘有福同享’。而且祖父一生从未损失过钱。”

“那么是什么问题呢？”

“就是他的去世——你看，我觉得，查尔斯，他不只是——去世。我觉得他可能——是被人谋杀的……”

我盯着她。

“但是——这想法太荒谬了。你为什么会那样想？”

“我本来没这么想。是医生先有了奇怪的举动的。他不愿在死亡证明上签字。他们要进行验尸。显然，他们怀疑其中有问题。”

我没有跟她争论。索菲娅很聪明，她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可信的。

相反，我诚恳地说：“他们的怀疑可能根本无法得到证实。可以先不管这些，就算他们的怀疑得到证实，对你我又有何影响呢？”

“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影响。你在外交部门工作。

他们对妻子的要求非常苛刻。不——求你别把嘴边的话说出来。你一定会说——我相信你真的那么想——理论上我非常赞同。但我要尊严——我视尊严为一切。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——我不想其中一人成为爱的牺牲品！而且，如我所说，或许会没事……”

“你是说医生……可能搞错了？”

“就算他没搞错，也不要紧——只要杀害他的是那个人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，索菲娅？”

“这样说很残忍。不过，毕竟，人要诚实。”

她抢在我说话之前先开口说：“不，查尔斯，我不想再多说了。我可能已经说得太多了。但我下定决心今晚来见你——亲眼看到你，让你明白我的处境。在这件事弄清楚之前，我们什么都无法确定下来。”

“至少可以说给我听听。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我不想说。”

“但是……索菲娅……”

“不，查尔斯，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角度来看问题。我希望你从局外人的角度不偏不倚地来看待此事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她看着我，充满才气的蓝色眼睛闪过一丝怪异的光芒。

“你可以从你父亲那儿得到答案。”她说。

在开罗的时候我告诉过索菲娅，说我父亲是伦敦警察厅的副厅长。他现在仍然在任。听到她这么说，我浑身一阵寒意。

“这么说，事情真的那么糟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你看到门边的桌子旁单独坐着一个人了吗？——长得还不错，但表情麻木，一看就是当过兵的。”

“看到了。”

“今晚我坐火车的时候，他就在斯文里山庄的站台上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他跟踪你来到这儿？”

“是的。我想我们都——怎么说呢——处在监视之下。他们或多或少地暗示我们最好不要离开那幢房屋。但我决意要来见你。”她结实的小下巴好胜地向上挺起。“我从浴室的窗户中钻出来，顺着水管爬了下来。”

“亲爱的！”

“但警察很能干。当然，我还是给你发了份电报。哦——不要紧——我们还是来到了这里——呆在一起……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得各自行动了。”

她停顿一下，接着补充道：“真不幸——但我们之间的爱是无可置疑的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”我说：“别说不幸。你我都经历了世界大战，我们多次从随时可能死亡的事件中死里逃生——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一个老人的突然去世——对了，他多大年纪？”